

Taiwan
Digs

Jazz
週個爵士

2021 / 5 / 24

台灣 20:00 / 中歐 14:00 / 美東 8:00 / 美中 7:00 / 美西 5:00

音樂 x 文化 x 社群 跨國線上工作坊

【爵士文章選讀與聆賞】Randy Weston 與 Alice Coltrane

特別來賓：Sobina Chi 祁苡瑄

贊助  國 | 藝 | 會

第四場【爵士文章選讀與聆賞】Randy Weston與Alice Coltrane

此周探討的兩位鋼琴家，同樣接受黑人教會音樂的洗禮，出生在布魯克林的Randy Weston (1926–2018) 與來自密西根底特律的Alice Coltrane (1936–2007)，踏上兩條不同的靈性之旅：一位嚮往能夠回到祖先的故土而在非洲展開尋根之旅，音樂上追溯從鼓這個以節奏為主體的擊樂元素；另一位則在經歷丈夫的驟逝後，逐步轉向印度教禪修，音樂上探索鋼琴、豎琴、合成器等和聲樂器的橫向流動。

本次活動的特別嘉賓爵士鋼琴家祁苡瑄 Sobina Chi (以下稱Sobina)，畢業於紐約市立大學布魯克林校區音樂研究所，現為音樂劇《熱帶天使》音樂總監。在這次長達兩小時的工作坊，身為旅居布魯克林將近十年的爵士樂手，Sobina透過Randy Weston與Alice Coltrane的訪談與音樂中，重新回顧自己與音樂導師Arturo O’Farrill的學習過程，以及在紐約工作生活的點點滴滴。

從Alice McLeod到Alice Coltrane

“Ptah, the El Daoud”，收錄在Alice Coltrane於1970年的第三張個人專輯《Ptah, the El Daoud》的同名單曲，在Ron Carter低音提琴堅定的腳步聲引領下，Pharoah Sanders與Joe Henderson吹奏隆重的旋律，彷彿迎駕這位埃及之神普塔 (Ptah，守護工匠與藝術家的神祇)。Alice Coltrane一邊以強烈如閃電雷擊般的垂直和聲來映襯薩克斯風，又在獨奏時利用調式音階在鍵盤音域上的橫向延展，呈現出如滔滔江水的流動感。

回到1960年，Alice在巴黎演出的現場影片中演奏的Woody ‘n You，可以清楚地看見，她有時左手手腕高高突起，手指幾乎像是爪子一樣地勾扣琴鍵，而右手手指則是貼合住鍵面以保持弦律的圓滑性。以上兩段音樂不同的和聲運用，也展現Alice McLeod (婚前的姓氏) 到Alice Coltrane兩個人生階段在演奏風格上的轉變。

任教於美國雪城大學的爵士鋼琴家陳含章博士，以李白詩作形容Alice Coltrane

音樂的綿延不絕，那聲響引領聽眾進入冥想的空間。Sobina則提到，求學期間時，曾研究比較McCoy Tyner與Alice Coltrane的演奏風格。相較於一樣是在John Coltrane後期合作的鋼琴家McCoy Tyner，那股衝勁十足、靈感源源不絕的演奏方式，Alice Coltrane更擅長將一個動機延展成一段很長的旋律，繪出一種印象派的色彩。

從Giant Steps到爵士樂中的性別議題

1981年，在Marion McPartland的廣播節目Jazz Piano中，Marion McPartland與Alice Coltrane以雙鋼琴的形式，合奏John Coltrane的名曲“Giant Steps”。兩位鋼琴家一反一般對此曲詮釋上那種如競技場般的刻板印象，進行了一段柔美的音樂對話。與會的爵士演奏家們，因此展開一段關於演奏“Giant Steps”經驗，以及在爵士職場中性別待遇與演奏風格的討論。

鐵琴演奏家魯千千，提出Marion McPartland與Alice Coltrane特殊的演奏風格，是否源自於女性的視角？大家進而分享各自相遇不同形形色色的女性爵士音樂家，演奏的風格上其實差異極大。旅美鼓手吳玟葶提到，她在與傳奇鼓手Victor Lewis學習的過程，曾經探討關於性別特質的議題，相較於單面向討論性別本身，應該更進一步去思考「性別特質」的展現：不同的曲子、不同的情境、不同的樂器角色，都可以重新去思考如何用不同的性別特質去呈現。例如，鼓手是不是在樂團中相對陽剛的角色、或是這首慢歌是不是像在描述一名婀娜多姿的女子等，從音樂的角度出發，打破原先對性別僵硬的認知。

Arturo O’Farrill曾向Sobina分享，當有女性樂手加入以男性成員為主的大樂團，在練習還有演出時帶來不同的性別張力與影響。另外，Sobina自己在工作的經驗中，因為身為女性，常常在jam session開歌時，被其他樂手問及要不要選擇慢歌，或是身為亞裔樂手，當她演奏拉丁曲風時，有其他樂手會回應「哇！你（的演奏）聽起來一點都不像亞洲人！」等現象。

Uhuru Afrika 自由吧！非洲！

Uhuru在非洲的斯瓦希里語中，代表的是「自由」的意思，而《Uhuru Afrika》這套音樂組曲，由Randy Weston作曲、Melba Liston編曲、配上Langston Hughes詩作，並由坦尚尼亞的學者Tuntemeke Sanga將歌詞翻譯成斯瓦希里語後，以雙語呈現。這套組曲包括“Uhuru Kwanza”、“African Lady”、“Bantu”、“Kuchexa Blues”四個樂章，在1959年春天，Randy Weston與Melba Liston正著手編輯這個大樂團作品，同時尋求與United Artist唱片公司的合作機會。唱片公司United Artist，要求Randy Weston與Melba Liston以製作一部百老匯歌舞劇作為錄製唱片的交換。然而，在歌舞劇製作結束後，唱片公司卻反悔而不願錄製。當時的一個極具野心的獨立唱片公司Roulette，毫不猶豫地答應這個錄音計畫。

1960年在經過幾次嚴密的彩排，11月17、18日，Melba Liston與Randy Weston率領二十四位音樂家與兩位歌手進入錄音室。銅管音樂家包括小號Terry Clark、Freddie Hubbard、Benny Bailey與Richard Williams，長號Jimmy Cleveland、Slide Hampton、Quentin Jackson與法國號Julius Watkins。木管部分薩克斯風則有Sahib Shihab、Gigi Gryce、Yusef Lateef、Budd Johnson、Jerome Richardson與Cecil Payne。弦樂部分有吉他Kenny Burrell、Les Spann與低音提琴Ron Carter、George Duvivier。而在此作品中扮演核心角色的擊樂組，則有非洲鼓Baba-tunde Olatunji、古巴手鼓Candido Camero、Armando Peraza，爵士鼓Charlie Persip、Max Roach與Wilbert G.T. Hogan。整首作品由

Tuntemeke Sanga用斯瓦希里語，緩緩朗誦Lanston Hughes的自由詩作拉開序幕，整個作品還包括兩個重要歌手Martha Flower與Brock Peters的演唱。然而這張專輯，最終因為Randy Weston拒絕讓唱片公司Roulette擁有音樂版權，而被封殺。

Melba Liston

延續在男性主導的爵士世界中探索女性音樂家的話題，在Randy Weston的組曲《Uhuru Afrika》中合作的編曲暨指揮家Melba Liston (1926–1999)，又是一位在歷史上才情洋溢卻極少被提及的女性音樂家。出生在密蘇里堪薩斯的Melba Liston，隨家人移居至洛杉磯，最早的錄音作品是在她的高中同學Dexter Gordon的專輯中擔任長號手。曾經擔任Count Basie、Dizzy Gillespie大樂團的長號兼編曲家的Melba Liston，由於與Billie Holiday在美國南方巡演的過程，經歷種族與性別雙重歧視的考驗，短暫退出樂團。再度回到樂壇的Melba Liston，除了參與Art Blakey and Jazz Messengers的專輯錄音，並加入Quincy Jones大樂團世界巡演的行列。具有編曲與指揮能力的Melba Liston也擔任許多著名的幕後製作，像是Ray Charles的專輯，以及知名唱片公司Motown、Stax等的作品。

Randy Weston

回到書本《Notes And Tones》，Randy Weston在與Arthur Taylor對談的一開始，就表明鼓跟節奏的重要性，這也讓過去十年旅居紐約布魯克林的Sobina，憶起初到美國，導師O’Farrill就要主修鋼琴的她練習康加鼓，並對她說：「如果你要來學我們的語言、我們的聲音，就從節奏開始吧！」Randy Weston首先表明爵士的起源是非洲，認為爵士音樂中深度探尋並具對話性的特質，與被白人化的主流音樂非常不同。當Randy Weston提到，沒有甚麼比爵士樂更自由的音樂時，Sobina也回想起，在與O’Farrill學習之初在文化適應上的調整。在O’Farrill的教學理念中，沒有師對生的階級地位，而是秉持沒有二元對錯、彼此分享音樂的過程。這與在台灣較為單向式的學習經驗非常不同，並讓她感到不知所措。直到一段時間過後，她才從O’Farrill的課堂上慢慢理解，爵士樂中所謂的自由精神。

Marcus Garvey

Randy Weston其巴拿馬裔的父親，是黑人種族主義分子Marcus Garvey的支持者。其父對非裔傳統教育的看重，使Randy Weston從小對非洲這塊土地充滿嚮往之情，更對自己的所繼承的非洲文化感到榮耀。

來自前英國殖民地牙買加的Marcus Garvey，其思想對於美洲黑人甚至全球黑人都有非常深遠的影響。主張分離主義的Marcus Garvey，認為黑人在以白人價值為標準的社會中，永遠不會得到平等的待遇，所以黑人應團結合作，並推崇屬於黑人文化之價值與美好。他主張在社會上、經濟上與政治上的改革，並創立「全球黑人進步協會與非洲社群聯盟」，其中主要業務除了報社跟工會的推動，更成立船業運輸公司，希望協助在美洲的黑人，有一天能回到非洲這塊土地上生活。然而，在美國聯邦調查局亟欲打壓黑人民權分子的政策下，就如同Billie Holiday、Fred Hampton等許多歷史上知名黑人的遭遇，Marcus Garvey遭聯邦調查局雇用的黑人情報員出賣，而被判終生驅逐出境（美國）。「PCN」，這首鋼琴獨奏曲，收錄在Randy Weston於2001年錄製與重發的雙CD專輯Ancient Future/Blue中。「PCN」分別代表：巴拿馬、古巴與奈及利亞，三個

對Randy Weston人生影響極大的文化。Sobina表示，相較於早期常常以塞滿很多音的方式來證明自己，現在的自己在獨奏即興時，更會去想像怎麼呈現一個畫面與空間。

布魯克林與非洲節奏

Randy Weston對Sobina而言，是一個很布魯克林的人，音樂中充滿布魯克林的聲響。旅居荷蘭的鋼琴作曲家方斯由，更進一步地提問，甚麼是所謂布魯克林的風格。Sobina認為，布魯克林人保有一股敢於做自己、不怕得罪人，在音樂上不受潮流影響的自信。

文章中，Randy Weston描述自己學習爵士樂初期，每周與夥伴排練四到五次，常常到Thelonious Monk家中，大群人圍在他的鋼琴旁聽他彈奏，晚上大家一起聽樂團演出，那樣如同部落生活的文化氛圍，在如今由白人主導的爵士場景中已不復見。當Randy Weston討論音樂標籤化的議題時，他則指出他的音樂涵蓋Calypso（一種千里達群島的音樂類型，源自從西非運到加勒比海法屬殖民地的黑人奴隸）、爵士、靈歌、拉丁與非洲，他又能僅是被稱作爵士音樂家？而這些他所演奏的音樂，都來自同樣的根源：非洲，Randy Weston認為他演奏的是黑人音樂，他說道：「我曾想過要怎麼形容自己的音樂類型，就叫『非洲節奏（African Rhythms）』吧！」

城市仕紳化與社群未來

隨房地產的變遷，布魯克林的人口結構在這幾十年間有巨大的變化。在導演Spike Lee早期電影中，由各種來自不同背景（來自美國南方的移民、來自加勒比海群島不同殖民背景的移民、來自西非或是北非不同宗教背景的移民）所構成的黑人社區已逐漸消失，取而代之，是來世界各地追求藝術與事業的人潮。Sobina提到，不同於Arturo O’Farrill，他的兒子Zach O’Farrill與Adam O’Farrill目前在爵士圈展露頭角的優秀音樂家，是新世代的布魯克林代表。他們對於自己音樂上的身分認同，更傾向於不願意被標籤為爵士樂。而站在時代的交叉口，Arturo O’Farrill如何搭建這座連接舊時代音樂家與新時代音樂家的橋樑？也讓我們非常期待下周與Arturo O’Farrill的訪談！

Turiyasangitananda：信仰音樂中的爵士元素與爵士音樂中的信仰元素

七零年代末期皈依印度教的Alice Coltrane，正式改名為Turiyasangitananda，在音樂創作上，表現了自己在靈性與信仰上的體悟。爵士音樂的發展與黑人基督教信仰之間的關聯向來非常微妙。而Turiyasangitananda的信仰音樂中，也可聽見黑人教會音樂、爵士樂與印度音樂的巧妙融合。

Randy Weston也從母親的基督教信仰，得到來自教會的音樂養分。他認為爵士是沒有限制的，我們可以在爵士樂中運用各種可能的元素。而在Randy Weston的計畫當中，他希望把爵士音樂帶進學校，把音樂帶進教會，把爵士音帶進人群之間。

在台灣方面，今年五月爵士鋼琴家廖旻瑜才剛出版發行的專輯《琴之藏月》，陳含章博士長期積極在天主教管風琴演奏上結合爵士即興，又或是今年基督教沙鹿聖教會第八屆基督教生活節中，薩克斯風演奏家蘇聖育、鼓演奏家林冠良、鋼琴演奏家曾增譯等多位音樂家的演出，也都可以看見爵士音樂如何走進不同宗教的人群。